

编者按

截止今日，黔西南州脱贫攻坚“感恩”主题征文结束了。从去年8月初开始，脱贫攻坚“感恩”主题征文拉开帷幕。在州委宣传部、各级各部门及广大脱贫攻坚参与者、作者的大力支持下，先后收到各类征文作品170余篇，择优刊发120余篇。本次集中展示了农村贫困群众对党和国家扶贫政策及广大扶贫工作者的感恩之情，以及部分扶贫工作者的无私奉献精神，为凝聚全社会力量打赢脱贫攻坚战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征文组委会将于近日组织专家进行评奖，敬请关注。

新寨夜色

汪海

到2020年2月14日，我到新寨村驻村扶贫已经两年了，像这样审视新寨，还是第一次。

站在海拔1600米的王子山顶，俯瞰新寨的夜色，是静谧的。往东南方向看，一望百余里，广西的峰峦若隐若现，有灯火在闪亮，跳跃着，一会往东走，一会往西走，冷静中现着迷幻，美极了。

在夜色中，我收回目光，往南，或往西。

西面是祭山林后面的山巅。目光越过那个黛色的山垭，山的那边，便是我的老家落荣，也跟新寨一样，深藏在大山里的村寨。

新寨就在我的脚下。五年前，新寨是一个省级贫困村，全村十个村民小组，有王子山、未木、未落发、上湾、邓垆、染房、未落峡、下寨、田坝、际山林等等。

在王子山看新寨的夜色，是宁静的。但是真真走进新寨，新寨的夜色却深凝着灵动。

村寨里有狗吠，一阵紧似一阵，好像有两三只狗，从那边叫过来，又从这边叫过去，“汪——汪汪——”……

这边的叫了去，那边有又接了起来，“——汪——汪汪——”，很有节奏。

新寨村三面环山，地势西高东低，山势陡峭，不平坦，就是被称为“田坝”的那个地方，也没有一块二丈见方的田，只是一块逼仄的平地。

村委会在一个叫做“落啥”的凹地里。我不知道为什么叫了这么个名字，就像一个健忘的老人，落了啥，不知道。

在新寨的夜色中，村委会办公室的灯火是通明的。我知道，在脱贫攻坚工作和疫情防控工作中，村委会的几个村干部和驻村工作队的同志又在加班了。

自从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像这样的熬夜加班，我不知道有多少次了。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人们更是忙得脚不沾地。

村委会的院落里，有一方约二尺宽二十尺长的条石，横亘在两棵榕树的下面，累了的时候，我爱在这条石上坐着，燃一支烟，用水烟筒抽。白色的烟雾从水烟筒里袅袅冒出来，萦绕着我的面庞，我闭上眼睛，不思，不想，让躯体在这样的氛围里休息。

院落的石坎上方，居住着一些人，家，一溜的一二三层贴瓷砖平房。

村支书徐贞贵告诉我，这些人原来都很穷，是党的政策好，带领他们养猪，养鸡，或种树，或外出务工，挣了个十万八万的钱，便把原来的土墙房、茅草房掀了，仿城里头，起了一二三层的平房，搬了冰箱、电视、小汽车，把日子过得鲜亮起来。

我坐在条石的最宽处，听到了坎子上传来“笃——笃——笃——”的声音。在灯光下，我模模糊糊看到一个四十多岁的矮个男人，在木板上剥着猪薯。

“你阴一刀阳一刀的这样剥，要剥到哪个时候？滚过去，让我来剥。”听声音，应该是矮个男人的老婆。

矮个男人的老婆接过菜刀，“笃笃笃”地剥了起来，节奏要快一些，声音也要大一些。

矮个男人悻悻起身，“吱呀”，我听到了开门的声音。不会，我看到他从屋里提了一个水烟筒出来，坐在院子边的石坎上，“呼噜噜”地抽个不停。

新寨村的夜色，大抵已经到了亥时的光景。这是初春的天令，白天天晴着，夜晚就有星星在天空中一闪一亮地眨着眼睛。村委会对面祭山林山顶上的那颗最亮，好长时间了，它还在那里亮着。它的旁边，

也有很多跟着在亮，一会儿不见，一会儿又现了出来。

新寨村在黔地西南的西南，邻广西、挨云南，这里是大山深处，没有工业和其他雾霾的污染，空气质量出奇地好，白天碧空如洗，白云缥缈，美到极致。夜晚星星满天，流萤妆点人间，美轮美奂。

新寨村大部分的人家都住上了平房。村委会主任韦韦忠家原来住的是二层木结构的三间两厦瓦房，古朴的建筑风格，房柱和挑梁以及木质的墙壁都漆上了红黄相间的油漆，冬暖夏凉，在这里住着，无论早一晚，惬意得很——这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应是很阔气的了。

后来韦韦忠有了自己的心思，他望了一眼满是星星的天空，说，我是一个村委会主任，现在别人家都住上了平房，我还住在一个瓦木结构的屋子里，好像有点不协调，这很不像话，如果这样，怎能带领全村群众建设新农村？

韦韦忠思量着，于是就在年前，请了匠人，新建了一座二层小楼，虽然小，但别致，一到晚上，灯火辉煌的。

“呀！韦主任，新房子盖起来了，漂漂亮亮的。安逸了哈！”

坐在院子里，我看着韦韦忠家离村委会不远的二层小楼，对他道。

“噫。有椰子漂亮的哟。”我知道，韦韦忠主任在故作谦虚。

“哪个漂亮的房子，在旧社会，大地主家的房子都没得你家的漂亮。”我开玩笑。

“这倒是，原来大地主家的房子哪有这么漂亮嘛！”

韦韦忠接话茬：“在我们村里，原来的地主住的都是土墙房，用来照明的都是煤油灯，亮都不亮。只不过，他们生活好，天天都杀鸡宰鸭，有肉吃……”

“但是，现在好了……”韦韦忠感慨了一番，继续说：“现在国家政策好了，在我们这个大山里，搞脱贫攻坚，又是修路，又是栽树，还引导大家出去打工。人们有钱了，家家户户都建起了新房子。要说生活，现在的人们也好了，不光饭吃饱了，而且天天有肉吃，天天都跟过年一样。”

说到这里，韦韦忠突然把声音提高了一些：“就是原来的地主，生活也没有现在好！”

由于韦韦忠突然提高了声调，村委会院子坎下竹林里的斑鸠，或许受了惊吓，“噢”的一声便飞出竹林，向远处飞去，消失在夜幕中。

村委会办公室的灯光一直亮着，办公室里一共坐了六个人，一个是支书徐贞贵，一个是驻村第一书记石硕，一个是扶贫工作队队员何秀昌，还有是我和村委会主任韦韦忠，还有一个是我的朋友阿瓦。

阿瓦是一名教师，春节期间，她和我来到新寨，白天她就一个人去村里走走，拍拍这里布依族的古村落，感受这里独特而淳朴的民风、民俗，写一些文字，宣传大山深处的民族文化。一到晚上，我们加班时，她就义务和大家一起做扶贫攻坚资料，填报精准扶贫贫困户信息，忙得不亦乐乎。

月光从村委会办公室窗外倾泻进来。大家都在忙，有的在填写上报材料，有的在核查贫困户信息，有的在整理对贫困户的走访记录。那上面写着“脱贫攻坚贫困户连心袋”字样的红色资料袋堆了一大摞。

支书徐贞贵五十多岁了，清瘦，头发有一点长，但是打理得很干净，都往后梳着，或许是染过，鬓角和额头的头发根部，长出一些花白的头发来。

靠着他和弟弟在外务工，艰难的维持着……我想象不出侯江家的生活有多不容易，但在侯江身上，我看到了面对艰难努力前行的勇气与担当。

2019年春，侯江的父亲病重，做了手术，大病初愈后，侯江便带着父亲回乡养病，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走访终于告一段落。

第一次走进侯江家，记得是夏日一个周六的下午，天气不错。一进门，映入眼帘的是一张砖头堆成的床，铺盖凌乱堆在一角，腾出一小块可以歇息的地方；窗户的栏杆上系着根绳子，另一头栓在墙上的一颗钉子上，几件衣服搭在上面，感觉随时都可能掉下来；屋里没啥像样的家具，更别说电器了……看着不禁让人心酸。

侯江的父亲行动不便。我扶他坐下，便跟他们闲聊起来。侯家人都很实在，我没有丝毫的拘束感。闲聊中，我发现他们对有关扶贫的问题都说不上来，便耐心地给他们

徐支书随时都忙，每天一早八点刚过，他就骑着车从他家住的邓垆出发，要么赶到村委会，要么到村民家去了解情况，要么就去乡政府上报材料和汇报情况。

那天在村里开会，徐支书在电脑上完成了一个上报材料后就往会议室跑。到会议室刚坐下，他又站了起来：“唉！在这紧急关头，我怎么忘记戴口罩了呢？”

这时有人拉着他，说：“徐支书，你戴着口罩呢……”

“唉！看这忙得！”徐贞贵长叹了一口气。

全场的人都大笑起来，笑着笑着，眼里却盈着泪水。

时间到了子时，新寨村的夜晚归于宁静，村寨里的狗也不再吠了，村民们早已熄灯，进入了梦乡。

村委会办公室里的几个人还在忙。我打开我帮扶的吴云学、张正付、舒达云、余朝发、岑廷素五户贫困户的信息档案，思绪又把我拉到了两年前的2018年春节前夕。

我于2017年受单位委派，到珠江上游的南盘江畔坪堡村驻村扶贫。在坪堡干了一年，由于组织调整，我又被派到高坪堡村十里外的新寨村驻村扶贫。

一到新寨，我和另一个驻村扶贫的工作队队员何秀昌，与驻村第一书记石硕一道，到各村民小组的贫困户家里去走访。走了未木走上湾、邓垆，又走王子山，然后继续走访未落峡、田坝和祭山林，十个村民小组，有574户人家，2542个人口，其中贫困户有161家，743人，能走访的我们都走访。

我帮扶的五户贫困户，一户居住在未木，其余四户都居住在未落峡。

张正付是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有一个儿子，于十年前外出广东务工。前几年过年过节，他还回来，近五年时间，他不但人不过来，而且连一个信息也不传回来。张正付联系不到他，我也联系不上他。

2018年的古历八月，张正付生病了，我联系他儿子，联系不上，我就急急慌慌地去看望他，陪他看病，买了生活用品，又和村委会的副主任王显林一起，把他送回家。

那一段时间，无论晚上还是白天，我都要给张正付老人打一个电话，询问他的病情和治疗情况。

后来老人病重，我联系不上他的儿子，只好打电话把他远在广东佛山打工的女儿女婿叫回来照顾他。

突然，一天晚上深夜十一点，我接到了张正付的女婿袁先贵打来电话，说老人去世了。挂了电话，我不禁泪流满面……

我另外帮扶的四家都还好，一户被易地搬迁到兴义城里去住，通过招聘上岗，有了固定收入，实现了脱贫。还有三户就在本村居住，通过危房改造项目，都建起了每人不低于二十平方米的房屋，解决了住房难的问题。同时通过引导外出务工和发展种植、养殖等项目，每个人的经济收入由五年前的不足3000元上升到了现在的一万元以上，解决了吃饭、穿衣、上学等问题，摆脱了贫困。

新寨村161户贫困户、743人贫困人口的脱贫攻坚工作，由于之前的基础工作做得好，我们又与村里的常务干部密切合作，齐心协力，奋战一年，在2018年的年底，全村的贫困发生率降到了0.021%，远远低于“把贫困发生率控制在0.3%”的这个指标，使新寨甩掉了“贫困村”的帽子……

新寨村是一个汉族和布依族混居的行政村，大部分人家都是从外省迁徙过来的人。迄今为止，大抵有两百年的历史。

从下寨和未落峡的布依族吊脚楼民居来看，布依族同胞迁徙到这里时，还要早一些，他们的房屋都在三百年以上。

有人说，汉族喜山，他们的房屋都建在山上；布依族喜水，他们的房屋则建在水边。但是，这里的布依族却不同，下寨和未落峡两个布依族村寨都建在山上，与汉族同胞相邻而居。

一直以来，这里的布依族和汉族的关系都比较好，他们相互来往，相互通婚，跟一家人似的。

新寨村有三大山梁，东北方向有王子山。站在王子山顶，可以俯瞰全村容貌。另外还有邓垆梁子和祭山林梁子。昔日走访村里的贫困户，路径这些山梁上，便透一向阳光，席地小憩，看新寨村袅袅的炊烟，听狗吠和鸡鸣，令人心旷神怡，瞬间把心和魂融于这山水之间。

新寨的风景，一是王子山，二是下寨的布依吊脚楼建筑群，另外还有邓垆。

邓垆在新寨的山之巅，地势北高南低，左右山势挺拔环绕，树木葱茏。三年前我在坪堡村扶贫时来过这里，那时已是黄昏时分，一溜的黛色，烟雾缥缈于山腰。那时我写了一些诗句，叫《邓垆的颜色》，发表在陕西的一个刊物上。

邓垆在山的深处

邓垆在山腰里

邓垆的颜色

是翠绿的诗卷

邓垆的风，轻拂着老屋

老屋的石台阶

每一级都写着故事

老支书家土得又土的家常菜

让我吃着家乡的味道

思乡的惆怅

随着一杯又一杯的老土酒

在我的胸中，燃烧着滚烫的热烈

我望着你的方向

一声“我想回家”的呐喊

想把邓垆与家拉近距离

老支书

来，我们再喝一杯

我们用烈酒燃烧乡愁

把这邓垆的颜色

融入我对家乡的记忆”

……

“咯——戈——哦——”鸡叫二遍了。夜入二更。

公鸡的打鸣声，在我们老家，人们把“咯——戈——哦——”的叫声解读为“割——给——我——”

“割”，意为 cutting，切，往夜入子时，一天二十四小时，时间到了0点，0为起，又为元始，0点，新旧交替。此时，公鸡打鸣“割给我”，意为把昨天割断，去迎接明天新的日月。

一阵电话铃声，阿瓦的大姐打来电话，告诉她，父亲生病，有些严重。阿瓦急，接电话时带着哭呀，“这怎么办嘛？我这里远，赶不回来呀……”

“现在已经不早了，今晚加班就到这去。参加疫情防控值班的同志辛苦一些，去接替正在值班的同志。其他同志早点休息，明天八点，准时上班。”凌晨三点，村支书徐贞贵叫大家下寨。

走出村委会办公室，在回宿舍的路上，我们乘坐的车里正在播放流行歌曲《送亲》，只听王琪在撕心裂肺地唱：

“再见你时/你还是那头乌黑的头发/只是眼眉藏不住/你想对我说的话/我说等你来出嫁的那天/就让我送你吧/你点点头不说话……”

回到宿舍，万籁俱寂，只听到沧江河“哗哗”的流水声……

顾非

些腊肉。上墙的信息牌清晰记载着：2017年特惠贷；2018年水电分红；2019年因户施策、庭院硬化；2020年享受低保、医保、务工补贴……这一桩桩一件事件，无不记录着侯江家生活的点滴改变，而我成了这一改变的见证者。

如今我常惦记着这家人，总会电话里询问：老人最近身体好不好？有没有做好疫情防控？接连几天大雨有没有受灾……而老人总会在我刚到访就给我端出热腾腾的菜饭，忙进忙出……电话里不休的唠叨、碗里热乎的饭菜，不正是在我与侯家人情谊的印证么？！在我心里，某种情感正隐隐在升华，凝结在日常琐碎的点点滴滴中。

在扶贫的道路上，我继续前行，我和侯家人的故事不过是一千多万扶贫故事中的小小缩影，也许我做了太多的事情，但我用自己微不足道的力量努力着，用自己的真情温暖更多的人，见证全民脱贫奔小康，见证祖国越来越富强！

院门轻掩着。说是门，不过是用包谷秆编成的齐胸高的篱笆而已。

小陈小心翼翼地往前抬了一下篱笆，挤进“门”去，深怕一用力就把这道“门”挤坏了。锄头、镰刀、粪箕，横七竖八地躺在院子中央，院子边上那棵老梨树静默着，对面那间平房同样静默着。

房门紧闭，小陈上前拍了几下，扯着嗓子喊了几声，没人应，不觉有点懊恼，咋就没给网格员要个电话号码？提前打个电话也免得白跑这一趟呀！

小陈还是不死心，来一趟不容易，于是来到窗户边。窗户没装玻璃，用块旧床单当窗帘。小陈踮起脚，伸长脖子往屋里瞧去，堂屋中间斜斜地晒进两三方阳光，灰尘在光与影里沉浮，黑黝黝的墙上挂着两块黑漆漆的腊肉，腊肉下面有一张小桌子，其它什么也看不到了。

正垂头丧气地准备回去的时候，小陈一转身，见院子里立着个老人，七魂被吓掉五魂。“我……你……我……我是你家的包保责任人。我来看看……你，大娘。”支支吾吾半天说不清楚，手提到了嗓子眼，因为他注意到老人手里提着一块砖头，恶狠狠地盯着他。“大娘，我……我……我是来帮忙的，没有恶意。”小陈一边悻悻地说，一边拖着像铅一样的脚向那道“门”边移过去，一出“门”，撒腿就跑。

多亏小陈跑得快，转头飞过来，就落在离他不到一尺的地方。

小陈三番五次地去村委会反映情况，说宁愿多包五家，只要把这一家调出去就行，可都没有协调成功，村委会主任把情况给小陈分析了，让他想办法克服。面对一位有精神问题的独居老人，只要一想着一个星期两次的走访任务小陈的汗毛都要点燃了，这工作该怎么开展呢？

硬着头皮再次走访，才到寨子中间，小陈就感觉自己腿像是在和自己对着干，老是往后扯，明明想往前，却一步也走不动，还有想往回跑的意思。“呵呵”，小陈禁不住笑起来，“我堂堂一个大男人还有怕的时候？”正鼓励自己大踏步往前走的时候，前面来了个人，挑着水桶，扁担钩上还挂着块砖头。小陈愣在原地，这不是那位大娘是谁啊？挑水还挂块砖头，为什么呀？小陈不得不承认，大娘从他面前走过时，他的心都快跳出来了，手心直冒冷汗，以致都忘记了和大娘打招呼，这时候小陈看到大娘背上还背着两块腊肉，他陈恍然大悟：“原来事情的症结在这啊！”

大娘叫杨明芝，67岁。原本养育有一儿一女，小儿子五岁时，在邻居家吃杀猪饭吃肉吃伤了，回来后一直拉肚子，发高烧，又没有钱给他看病，就那样一天天地拖，不久就夭折了。从那时候开始，大娘的精神就时好时坏，又没钱看病，一直拖到现在，精神问题越来越严重。几年前他的老伴过世，唯一的女儿外出打工时嫁到了外地，几年也没回来过一次……一想到村主任告诉自己的这些信息，小陈就特别难过，这让他想起余华的《活着》，他读那本书的时候，不信这世间有那么悲惨的命运。当老人担着水从她面前走过时，他信了，心里充满无限的悲哀。看着老人吃力地往前走，背上的腊肉晃来晃去，在阳光下油亮油亮的，有点刺眼。远远地还能听到扁担发出嘎吱嘎吱的呻吟声。小陈原本想替大娘把水挑回去，可最终还是没有那样做，他仿佛有了更好的法子。

第二天，小陈去大娘家，带着两块腊肉，还有一件牛奶。

那道篱笆门还是虚掩着，小陈轻轻地把门往前抬了抬，挤进去，镰刀、锄头、粪箕仍然横七竖八地躺在院子中央，大门开着。小陈朝着屋里喊了几声，没人应，便没再喊，大娘有可能出去了。

小陈把腊肉和牛奶放到梨树下，动手收拾起院子来，农具归类，割杂草，扫院子，干得汗流浹背。正当小陈直起腰来想休息会儿的时候，看见大娘虎视眈眈地立在大门上，手里还是提着那块砖头。小陈悻悻地朝大娘笑笑，连忙跑到梨树下提起腊肉给大娘看。大娘不理他，警惕地看着他，没有放下砖头的意思。

小陈把腊肉提到大娘面前，满脸堆笑地说：“大娘，这腊肉是送给你的。你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见大娘不接，小陈自顾把腊肉和大娘原先的那两块腊肉挂在一起。大娘提着砖头，看着小陈，不说话。小陈挂好腊肉，又把牛奶打开，拿了一瓶递给大娘。大娘不接，把砖头放到腊肉下面的小桌子上，走到院子里，把小陈规整好的镰刀锄头粪箕一件一件地搬到院子中央。

小陈看得目瞪口呆，不过他觉得自己办法是行得通的，工作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因为那块砖头没有从大娘的手里飞出来。

一天，小陈来送“连心袋”，才来到篱笆门前，就看到大娘在梨树下游走，手里还是提着那块砖头。小陈在篱笆门外喊，大娘也不答应，举起砖头，警惕地看着小陈。“大娘，是我，我呀！”小陈连忙指着“连心袋”解释。直到大娘高高举着砖头的手缓缓放下，他紧张的心才慢慢平静。

小陈把带来的肉包子放到大娘手里，自己随即拿了一个吃，故作镇定地跨进门去，扫视四周，寻找挂“连心袋”的地方，看到挂腊肉的那一面墙上有一颗钉子。小陈正打算挂“连心袋”挂上去，不料大娘以迅雷之势冲过来，张开双手挡在腊肉前面，一手拿着包子，一手提着砖头，像“老鹰捉小鸡”游戏里的鸡妈妈。“连心袋”，小陈指着手里的袋子解释，“你家的”。大娘不理，也不打算让开。这回小陈抱着砖头一把的心态，指着“连心袋”摇着头，“不要腊肉”，一边说一边慢慢把“连心袋”挂到墙上，大娘只是死死地盯着小陈，并没动手，他悬着一颗颤抖的心直奔院子，紧张地回头往堂屋看。大娘没有追出来，小陈绷紧的弦稍微松了一点，然后拿起扫把打扫院子，尘土飞扬，小陈的心也随着飞了起来。

尽管小陈之后回去的时候，看到大娘仍然来到院子，把他规整好的农具又搬回院子中央，但他却高兴不已，毕竟“连心袋”成功挂到墙上去了。

老梨树静默地注视着对面的平房，春去了秋来，年年月月，转眼间小陈作为大娘家的包保责任人已经两年多了，大娘手里的砖头仍然没有放下，只是不再高高举起。小陈规整好的农具大娘经常忘记搬到院子中央，偶尔想起，搬去了，小陈也不说什么，笑嘻嘻地重新规整一次。大娘去挑水，扛着扁担，背着腊肉，提着砖头。小陈帮大娘挑水，大娘背着腊肉，提着砖头，跟着小陈回去。

这天，小陈拿来一个漂亮的保温盒，在大娘面前故作神秘地打开，原来是一盒子半肥半瘦油铮铮的腊肉，热乎乎的。小陈用手抓了一块放到自己嘴里，像吃到什么绝世佳肴一样，夸张地嚼着，看得大娘直咽口水。小陈把饭盒交给大娘，指指院子里的梨树，示意大娘去梨树下去吃，自己把家里的家具物件往院里搬。在移动腊肉的时候，小陈犹豫了一下，可他看到大娘明明看到他在取腊肉，却没有采取行动，就完全放下心来，乐滋滋地把腊肉取下来，放到院子去了。随后扛来楼梯，搅拌好磁粉，给大娘家粉刷墙体。粉刷是个力气活，一个人忙上忙下，两只手臂酸疼得不得了，一点不听使唤。可见到大娘家的墙壁和以前黑乎乎的样子形成了鲜明对比，小陈就觉得累点无所谓。

大娘拿着饭盒提着砖头走进屋里，抬头看见小陈在楼梯上，突然着急起来，嘴里念叨叨叨，在屋里转起圈来。小陈见状不由得紧张起来，“会不会是大娘不喜欢白色的墙面，要是这时候犯病了可不得”。一想到这里小陈就紧张起来，连忙下楼梯，可才下到一半，小陈愣住了，一股激流冲击着他的心，鼻子像是被磁粉呛到，一阵酸——大娘突然蹲下来，把手里的砖头抵在了楼梯脚。原来她担心小陈从楼梯上摔下来。小陈轻轻地地从楼梯上下来，站在大娘面前，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任凭眼泪滑落。大娘看到泪流满面的小陈，不知道怎么办，直跺脚。小陈连忙用衣袖擦干眼泪，转移注意力似的指了指饭盒。大娘恍然大悟似的，慌忙地打开饭盒，“吃！”这是大娘两年来对小陈说的第一句话！小陈颤抖着用拇指和食指捏起一块腊肉，准备扔进嘴里，可惜，“啪！”掉地上了，小陈顿时像被施了魔法，张着嘴，满脸磁粉灰，像个小丑。“哈哈！”大娘突然大笑起来，拍着膝盖，流着眼泪。“哈哈！”小陈见状，也笑了起来，欢快的笑声装满了屋子。

脱贫攻坚 感恩 主题征文

提着砖头的老人

毛文红 陈高友